

第十四回 看梅花默然投臭味

詞曰：

祇怕不春光，若是春光自媚。試看鶯鶯燕燕，來去渾如醉。饒他金屋好花枝，莫不懨懨睡。但願芳香艷，填滿河洲內。

右調《好事近》

話說山小姐聞知平如衡消息，連忙報知冷絳雪，說道：「今日聖上特召爹爹進朝，說南直隸學臣疏薦兩個才子，你道是誰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如何得知，乞小姐明言。」山小姐道：「一個是松江人，叫做燕白領。那一個你道奇也不奇，恰正是姐姐所說的洛陽平如衡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平如衡既另有一人，這張寅卻又是誰？莫非一人而有兩名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這個未必。聖上說燕白領與平如衡纔批旨去徵召，這張寅已在京師，豈有是一人之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若非一人，為何張子之詩竟是平子之作？」山小姐道：「以小妹看來，這個張寅定非端士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小姐何以得知？」山小姐道：「他既要求親，若果有真才，自宜挺然面謁，為何祇央權貴稱揚，而絕不敢登門？若非醜陋，定是無才。這《張子新篇》大約是他人舊作，而竊敢以作嫁衣裳也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小姐此論甚是有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平如衡既為姐姐刮目，又為學臣特薦，閔祠二詩又見一斑，其為才子無疑矣！天子欲為小妹擇婿，小妹當為姐姐成全閔祠的一段奇緣，以作千秋佳話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閔廟奇緣，雖尚未可知，而小姐美意亦已不朽矣！但妾想學臣所薦二人，平生既實係才子，則那燕子定是可兒。小姐原以白燕得名，那生祇名燕白領，互為顛倒，此中似有天意。今又蒙聖主垂憐，倘能如願，豈非人生快事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姻緣分定，且自由他。今得姐姐開懷，大是樂事。」就扯了冷絳雪同到玉尺樓去閑耍。正是：

鳥長便能語，花開自有香。

舊時小兒女，漸漸轉柔腸。

按下山小姐與冷絳雪閨中閑論不題。

且說燕白領與平如衡，自離揚州，雖說要趕到京師，然二人都是少年心性，逢山要看山，逢水要觀水。故一路耽耽擱擱，直度過了歲，方纔到京，到京之日，轉在張寅之後。二人到了京師，尋了一個寓所，在玉河橋住下，就叫來一個家人，去問山閣老的相府在哪裏。家人去問了，來回道：「山閣老已告病回去多時了。」燕白領與平如衡聽了大驚道：「怎你我二人這等無緣。千山萬水來到此處，指望一見山小姐，量量爾我之才，不期不遇。他又是一個素人，這一告病去了，便遠隔山河，怎能得見？」

燕白領還不肯信，又叫家人買了一本新繙紳來看。揭開第一頁，見宰相內並無山顯仁之名，知道是真，便情性索然。平如衡雖也不快，卻拿著繙紳顛來倒去，祇管翻看。燕白領道：「人已去矣，看之何益！」平如衡道：「有意栽花，既以無成；無心插柳，或庶幾一遇。向日與兄曾說的冷絳雪，想在京中，故查一查看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偌大京師，如大海浮萍，吾兄向何處尋起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兄不要管我，待小弟自去。」因再四檢來檢去。忽檢著一個鴻臚少卿姓冷，因大喜道：「這不是。」燕白領又笑道：「兄癡了！」天下有名姓盡同，尚然不是，哪有僅一冷姓相同，便確確乎以為絳雪之家，天下事哪有如此湊巧！」平如衡道：「天下事要難則難，要容易便容易。兄不要管我，待小弟自去一訪。是不是也可盡小弟愛才之心。」大家又笑之，各自安歇。

到次日清晨，燕白領尚未起身，平如衡早已自去尋訪了。燕白領起來聞知，因大笑道：「『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』。千古名語。」喫了早飯，尚不見來家。又聽得城南梅花盛開，自家坐不住，遂帶了一個小家人，獨自出城南去閑耍。出了城，因天氣清明，暖而不寒，一路上斷斷續續有梅花可看，遂不覺信步行有十數餘里。忽到一處，就象水盡山窮一般，因問土人道：「前面想是無路了。」土人笑道：「轉入山去，好處盡多，怎說沒路。」燕白領依他，轉過山腳，往裏一望，祇見樹木扶疏幽秀，又是一天，心甚愛之。祇得又走了入去，一步一步皆有風景可觀。不覺又行了二三餘里，心雖要看，爭奈足力不繼，行到一莊花園門首，遂坐下歇息。歇息稍定，再將那花園一看，祇見：

上下盡為碧瓦，周圍都是紅牆。雕甍畫棟吐龍光，鳳閣斜張朱網。

嬌鳥枝頭百轉，名花欄內群芳。風流富貴不尋常，卻有侯王氣象。

燕白領看見那花園規模宏麗，制度深沉，象個大貴族人莊院，不敢輕易進去。又坐了一歇，不見一個人出入，心下想道：「縱是公侯園囿，在此郊外，料無人管，便進去看看，也無妨礙。」隨叫家人立在門外，自家信步走了入去。園內氣象雖然闊大，然溪徑鋪置，卻甚逶迤有致。燕白領走一步愛一步，便不覺由著曲徑回廊，直走到一間閣下。階前幾處梅花，開得甚盛。遂繞看梅花，步來步去，引領香韻。

正徘徊間，忽聽得閣上窗子開響，忙抬頭一看，祇見一個少年美女子，生得眉目秀美，如仙子一般。無心中推窗看梅，忽見燕白領在閣下，彼此覷面一看，各各喫了一驚。那美女連忙避入半面，把窗子斜掩。燕白領看得呆了，還仰臉癡癡而望。祇見閣上走下兩個僕婦來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擅自走到這個所在來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我是遠方秀士，偶因看梅到此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，你也不問聲，竟撞了進來。若不看你年紀小，又是遠方人，叫人來捉住纔好。還不快走出去。」燕白領見勢頭不好，不敢回言，祇得急急走出園外來。心下想道：「天下怎有這樣標致女子，我燕白領空長了二十歲，實未曾見。」因坐在園門前祇管冥想。跟來的家人，見他癡癡坐著不動身，因說道：「日已沉西，還有許多路，再耽擱不得了。」燕白領因問道：「帶得有筆硯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有，在拜匣裏。」燕白領遂叫取了出來，就在園門外旁邊粉壁上，題詩一首道：

閑尋春色辨蟻妍，盡道梅花獨佔先。

天際忽垂傾國影，梅花春色總堪憐。

燕白領纔寫完，正要寫詩柄落款，忽園外走了一個童子來看見，大聲罵道：「該死的賊囚根子！這是甚麼所在，又不是閻觀寺院，許你寫詩在牆上。待我叫人拿來你。」遂一徑飛跑了進去。家人見說慌了，忙說道：「相公快去了吧，這一定是公侯大人家。我們孤身，怎敵得他過。」燕白領著了急，也不敢停留，遂叫家人收拾了筆硯，忙忙照舊路一徑走了回去，不題。

你道這園是甚麼所在？原來就是天子賜與山顯仁住的皇莊數內的花園。皇莊正屋，雖祇一所，園亭則有五六處。有桃園、李園、柳園、竹園，這卻叫做梅園。那一座閣，叫做先春閣。山顯仁因春初正是梅花開放時節，故暫住於內賞玩。這詞詞然賦一讀，

心下不爽，故山小姐來看父親。見父親沒甚大病，放了心，遂走到先春閣上來看梅。忽推窗看見了燕白頷，人物俊秀，年紀又輕。此時山黛已是一十六歲，有美如此，有才如此，豈有無情之理。未免生憐，佇目而視。不料忽被僕婦看見，趕了出去，心下甚是依依。正倚著窗子沉吟想象，忽見僮子跑了進來，口裏亂嚷道：「甚麼人在園牆上寫得花花綠綠，還不叫人去捉住他！」山小姐聽了，情知就是那生，因喝住道：「不要亂嚷，待我去看。」僮子見小姐吩咐，不敢再言，竟走了進去。

小姐因見此園是山中僻地，無人來往，遂帶了兩個侍妾，親步到園門邊。遠遠望去，便見園門外粉壁上寫得龍蛇飛舞，體骨非常，心下先已驚訝道：「字倒寫得適勁，不知寫些甚麼？」及走到面前一看，卻是一首詩，忙讀一遍，知就是方纔那生感興之作，心下十分喜愛道：「好詩，好詩。借春色梅花讚我，寓意委婉，大有風人之旨。我祇道此生貌有可觀，不期才更過之。我閱人多矣，從未見才貌兼全如此生者。但可恨不曾得名姓，叫我知他是誰。」因沉吟了半晌，忽想到：「我看此詩之意，無窮眷戀，此生定然還要來尋訪，莫若和他一首，通個消息與他，也可作一線機緣。」一面就吩咐侍兒去取筆硯，一面又想到：「我若和在上面，二詩相並，情景宛然。明日父親見了豈不嗔怪。」又想到：「我有主意了。」因叫侍女去喚一個大家人，用石灰將壁上詩字塗去，卻自於旁邊，照他一般樣的大字，也縱橫橫和了一首在上面。也不寫出詩柄，也不落款。自家題完，又自家讀了兩遍，自家又歎了幾口氣，依舊進園中去了。到晚間，山顯仁病已好了。羅夫人放心不下。叫家人去逼著將山相公與小姐都接了回大莊上去了，不題。

且說燕白頷被僮子一驚，急急奔回，直走出山口，見後面無人追趕，方纔放心。心下想道：「古稱美人『沉魚落雁，眉似遠山，眼橫秋水』。我祇道是個名色，那能實實如此。今看閣上美人，比花解語，似玉生香，祇覺前言尚摹寫不盡。我燕白頷平生愛才如命，今睹茲絕色，雖百才子，吾不與易矣。」心上想念美人，情興勃勃，竟忘卻勞倦，一徑歡歡喜喜走回寓所，進門便問：「平相公回來了麼？」家人道：「回來久了。」

燕白頷一路叫了進來道：「子持兄訪得玉人消息何如？」平如衡睡在床上竟不答應。燕白頷走到床前笑問道：「吾兄高臥不應，大約是尋訪不著，胸中氣苦了。」平如衡方坐起來道：「白白走了許多路，又受了一肚皮氣，那人畢竟尋訪不著，你道苦也不苦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尋不著便罷了，有甚麼氣？」平如衡道：「那冷鴻臚，山西人，粗惡異常。說我問了他家小姐，壞他的閨門，叫出許多衙役與惡僕，祇是要打。幸虧旁人見我年少，再三勸解，放我走了。不然，雞肋已飽尊拳矣，如何不氣！」

燕白頷笑道：「吾兄不得而空訪，小弟不訪而自得，豈非快事！」

平如衡聽了大驚道：「難道兄在哪裏遇見了絳雪嗎？」燕白頷道：「弟雖未遇絳雪，而所遇之美者，恐絳雪不及也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美或有之，若謂過於絳雪，則未必然。且請問在何處相遇？」燕白頷道：「小弟候兄不回，獨步城南。因風景可愛，不覺信步行遠。偶因力倦少憩，忽見一所花園富麗，遂入去一觀。到了一座閣下，梅花甚盛。小弟正爾貪看，忽閣上窗子開響，露出一位少年女子，其眉目之秀媚，容色之鮮妍，真是描不成，畫不就。雖西子、王嬙諒不過此。那女子見了小弟，卻也不甚退避。小弟正要飽看，忽被兩個家人媳婦惡狠狠的趕了出來。小弟被她趕出，情無所寄，因題了一首絕句，大書在她園門牆上。本要落個款，通個姓名，使他知道。不期詩纔寫完，款尚未落，又被一個小惡僕看見。說我塗壞了他家牆壁，惡聲罵詈，跑進去叫人來拿我。我想那樣一個園子；定是勢要公卿人家。我一個遠方寒士，怎敵得他過，祇得急急走了回來。小弟雖也喫了些虛驚，卻遇平生所未遇，勝於吾兄多矣！」

平如衡笑道：「吾兄祇知論美，不知千古之美，又千古之才美也！女子眉目秀媚，固云美矣。若無才情發其精神，便不過是花耳、柳耳、鶯耳、燕耳、珠耳、玉耳！縱為人寵愛，不過一時。至於花謝柳枯，鶯衰燕老，珠黃玉碎當斯時也！則其美安在哉！必也美而又有文人之才，則雖猶花柳，而花則名花，柳則異柳。而眉目顧盼之間，別有一種幽悄思致，默默動人。雖至鶯燕過時，珠玉毀敗，而詩書之氣，風雅之姿，固自在也。小弟不能忘情絳雪者，才與美兼耳。若兄純以色言，則錦繡脂粉中尚或有人，以供吾兄之餓眼。」

燕白頷一團高興，被平如衡掃滅一半。因說道：「吾兄之論未嘗不是，小弟亦非不知以才為美。但覺閣上女子，容光色澤，冷冷欲飛，非具百分才美，不能賦此面目。使弟一見，心折魂銷，宛若天地間，山水煙雲俱不足道。以小弟推測想之，如是美女定有異才。即使其父兄明明告我道無才，我看其舉止幽閑靜淑，若無才必不能若此也。」

平如衡笑道：「弟所論者，乃天下共見之公才；兄所言者，則一人溺愛之私才也。未登泰山不見天下之大，這也難與兄爭執，祇可惜兄未及見吾絳雪耳！如見絳雪，當不作如是觀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冷絳雪已作明月蘆花，任兄高抬聲價，誰辨兄之是非。至於閣上美人，相去不過咫尺，雖侯門似海，有心伺之，尚可一見。兄若有福睹其豐姿，方知小弟為閨中之碧眼胡也。」二人爭說談笑不已。家人備了夜宵，二人對酌直到深夜方纔歇息。

到了次日，燕白頷喫了早飯，就要邀平如衡到城南去訪問。昨日跟去的家人說道：「相公不要去吧。那個園子定是大鄉宦人家。昨日相公題詩在他牆上，他家人不知好歹，就亂罵，還要叫家人拿我們。幸虧走得快，不曾被他凌辱。今日若再去，倘若看見豈不又惹是非！況這個地方比不得在松江，人都是知道的。倘為人所算，叫誰解救？不如同平相公到別處去玩耍吧。」平如衡聽了連連點頭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我昨日受了冷鴻臚之氣，便是榜樣。」燕白頷口雖不言，心下祇是要去訪問。大家又混了一會，燕白頷竟悄悄換了一件青衣，私自走了。又過了一會，平如衡尋燕白頷講話，各處都不見，家人想道：「定然又到城南去了。」平如衡著慌道：「大家同去猶恐不妙，他獨自一人走去，倘惹出事來，一發無解，我們快趕了去方妙。」遂帶了三四個家人，一徑出城趕來不題。

卻說燕白頷心心念念，想著閣上美人，要去訪問。見平如衡與家人攔阻，遂獨自奔出城來。心下暗想道：「我再入她園內去，便恐怕有是非，我祇在園外訪，她怎好管我。就是昨日題的詩句，也祇一個僮子看見。我今日換了衣服，他也未必認得。就是認得，我也可與他胡賴。」主意定了，遂欣然出了城，向南而走。昨日是一路看花看柳，緩步而行，遂不覺路遠。今日無心觀景，低著頭祇是走，心下巴不得一步就到，祇覺越走越遠。心上急了，一會見走不到，祇得轉放下心道：「想昨日之事，妙在她見了我不慌忙避去，此中大有情景。祇可惜我那首詩，不曾落得姓名，她就想我，也沒處下手。」又想到：「我的詩寫在園門外，她居閣中，連詩也未必能見。就是見了，也不知她可識幾個字兒，這且由她。如今且去訪問她姓名，若是鄉宦人家，未曾適人，我先父的門生故吏，朝中尚有許多，說不得去央及幾個與我作媒。若能成就，也不枉我進京一場。」心下是這等胡思亂想，便不知不覺早已望見花園。

燕白頷雖一時色膽如天，高興來了，想起昨日受僮子罵詈，心下又有幾分怯懼，不敢竟走，祇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捱將上來。看見園前無人出入，方放膽走到昨日題詩之處。抬頭一看，祇見字跡照舊在上，心下想道：「我昨日常費了一番心思，題詩在此，今日美人何處？誰來瞅睬？豈非明珠暗投，甚為可惜。還是我自家來賞鑒也！」因再抬頭一看，忽驚訝道：「我昨日題的詩不是此詩，怎麼

變了？」又看看道：「這字也不是我寫的了。我昨日寫的潦潦草草，這字龍蛇有體，大是怪事，莫非做夢！」默了半晌，復定定神看那首詩道：

花枝鏡裏百般妍，終讓才人一著先。

天祇生人情變了，情長情短有誰憐？

燕白頷讀完，大驚大喜道：「這哪裏說起！我昨日明明題的詩，今日為何換了？莫非是美人看見和韻之作，為何我的原唱卻又不見？」又讀了一遍，因思道：「看此詩意，明明是和韻答我昨日之詩。我的原唱不見，畢竟是她塗去，恐人看見不雅。」因孜孜歎息道：「我那美人呀！我祇道你有美如此，誰知你又有才如此，又慧心如此。我想天地生人的精氣，生到美人亦可謂泄盡矣。」想完，又將詩讀了兩遍，愈覺有味道：「我昨日以傾國之色讚她，他就以花妍不如才美讚我。末句『情長情短』大有蘊藉。我燕白頷從來未遇一個知心知意的知己。因朝著壁上詩恭恭敬敬作了兩個揖道：「今日蒙美人和詩，這等錯愛，深謝知己矣！」

正立著癡癡默想，聽見園內有人說話出來，恐怕認得，慌忙遠遠走開。心下又想到：「我昨日不落款者，是被那惡奴趕逐我，那美人為何今日也不寫個姓名，叫我哪裏去訪問？」又想到：「園內不好進去，恐惹是非，園外附近人家去訪問一聲，卻也無礙。」祇得從舊路走回來，尋上人家訪問。怎奈此山僻之處，雖幾家人家，都四散住開，卻不近大路。大路上但有樹木並無人家。

燕白頷正爾躊躇，忽見路上走出一個老和尚來。燕白頷看見，慌忙上前與他拱手道：「老師父請了。」那老和尚看見燕白頷人物俊秀，忙答道：「小相公請了。」燕白頷道：「請問老師父，前面那一所花園是甚麼鄉宦人家的？」老和尚笑道：「哪裏有這樣大鄉宦！」燕白頷道：「不是鄉宦想是公侯人家？」老和尚又笑笑道：「哪裏有這等大公侯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不是鄉宦，又不是公侯，卻是甚等人家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是朝廷的皇莊。你不見房上都是碧瓦，一帶都是紅牆，甚麼公侯鄉宦敢用此物。」燕白頷聽了著驚道：「原來是皇莊。」又問道：「既是皇莊，為何有人家內眷住在裏面？」那老和尚道：「相公你年紀輕，又是遠方人，不知京師中風俗，這樣事是問不得的。他一個皇莊，甚人家內眷敢住在裏面？」燕白頷道：「我學生明明見來。」老和尚道：「就有人住，不是國戚定是皇親，你問他做甚？幸而問著老僧，還不打緊，若是問著一個生事的人，便要拿鵝頭紫火圍，騙個不了哩！燕白頷聽了，驚得吐舌，因謝道：「多承老師指教，感激不盡。」老和尚說罷，拱拱手就別去了。燕白頷見老和尚說得厲害，便不敢再問，遂一徑走了回來。祇因這一回去，有分教：

酒落歡暢，典衣不惜；友逢知己，情話無休。

不知果然就得回去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